

红 · 楼 · 人 · 物 · 百 · 家 · 言
杜贵晨 主编

林黛玉

任明华 编著



◆ 二百年红学专家共时空对话

◆ 数十位红楼人物历时性纵览

红楼人物百家言

林黛玉



任明华
编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黛玉/任明华编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红楼人物百家言/杜贵晨主编)
ISBN 7-101-04838-2

I. 林… II. 任… III. 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
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571 号

书 名	林黛玉
丛 书 名	红楼人物百家言
编 著 者	任明华
丛书主编	杜贵晨
责任编辑	樊玉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838-2/1·661
定 价	37.00 元



杜贵晨（丛书主编），1950年生，山东宁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明诗选》（评注）等1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任明华（《林黛玉》编著者），1970年5月生于山东曹县。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从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工作。曾在《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有《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红楼园林》等著作出版。

总序

“文学是人学”，“红学”当然也是“人学”。尽管“人学”并不等于“人物学”，但是，既然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中心与归宿，那么可以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永远是“人学”最具本质意义的符号。所以，《红楼梦》“问世传奇”二百多年来，作为清代“开谈”必说的名著，近世古典文学研究最大的“热点”，“红学”研究者和《红楼梦》读者所关注的中心，一定并且从来就是她的人物。夸张一点说，大观园内的男男女女，哪一个不曾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触，引发萦绕不去的思考！更不用说那宝（玉）、（宝）钗、黛（玉）、（熙）凤、湘（云）、晴（雯）、袭（人）等等脍炙人口的典型，曾经令多少人为之“枉自嗟呀”，或“空劳牵挂”，又或者激起“几挥老拳”的论争，“疑义相与析”的共赏！《红楼》人物之美的诱惑，除了留下乐钧《耳食录》所载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之类哀感顽艳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红学”中形成了一门以《红楼》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红楼》人物学。二百多年来，其为者之众，论议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无疑为“红学”之最！

因此，在“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上，《红楼》人物学是“红学”的生命与核心。事实上二百余年来，从脂砚斋、索隐派到旧、新“红学”，以至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红学”，无不有意无意围绕《红楼》人物而展开和深入。那些层出不穷之妙言高论、真知灼见就不必说了；即使古今被视为异端邪说、奇谈怪论之言，其始倡又何尝不是“智者千虑”？从“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接受可能来看，它们岂不同样是《红楼》人物学史上一个有机的成分？从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又何尝

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淀！——因为那至少表示了持论者与我等一样有爱《红》之心，并同样积极参与了“红学”的研究，只是所见不同，所感受不同罢了！

因此，时至今日，——其实也包括将来，——每一个想走近或走进“红学”的人，都会向往或者还应该了解、研究“红学”史上这些有关人物的讨论，考量那些是是非非、林林总总的想法、念头或认识，以之比照自己那些挥之不去的感触与思考，或有“实获我心”的共鸣，或有闻所未闻的惊喜！而对于初人“红学”之门者来说，非如此不能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站在前人的肩上，穷千里之目，望得更远。然而，二百余年“红学”如潮，大略一浪高过一浪，《红楼》人物学的大著宏文、短记零篇，妙语名言，又何其多也！初接触者难免望洋兴叹，而研究者欲“竭池而渔”，也恐怕是“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套关于古今《红楼》人物论撷英的资料汇编，应该是一个方便！

因此，当顾青先生把汇编这一专题资料的想法告诉本人以后，“红楼人物百家言”丛书的编纂计划就开始酝酿。继而有任明华、周远斌、常金莲、何红梅、李正学诸君的先后加入，这项工作就正式开展起来了。光阴荏苒，弹指已接近两年，至今各卷完成，回味其间甘苦，虽不能与自立一说或独抒性灵的创作相提并论，然而，“追踪躅迹”，把二百余年来中外作者《红楼》人物论的精要节选分类汇为一编，既提供读者的方便，又略有补于为《红楼》人物学家“昭传”，也是一项辛苦而有意义的工作。但也因此使我们感到压力。无论对于堪称博大精深的《红楼》人物学，还是这并无多少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具体操作，我们始终抱以学习和探索的态度。

据朱一玄先生《红楼梦人物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载，按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版本分别统计，“庚辰本列男 306 人，女 296 人，共计 602 人；程乙本列

男 368 人,女 302 人,共计 670 人”。从这些数字上看,《红楼梦》中两性在数量上差不多就平等了。但是,《红楼梦》为“闺阁昭传”,遂使书中钗、黛等主要女性形象拥“诸艳之冠(贾)”宝玉并立于描写的中心,所以《红楼》人物研究的天平实际上不可能不向女性倾斜。以单人论,“红学”论著中除有关贾宝玉者最多之外,至少有关钗、黛、凤等研究论著的数量,各都能抵得上其他所有男性人物研究的总和;即使晴雯、袭人、贾母等形象的研究论著数量各自远不如钗、黛等,也都大过于书中宝玉之外的任何男性。因此,本丛书的设计,有关《红楼梦》男性人物研究的,只单立《贾宝玉》卷,另立《红楼男性》;而有关女性人物研究的,则在《林黛玉》卷、《薛宝钗》卷、《王熙凤》卷之外,另立《红楼女性》(上、下册),共 6 种 7 册。我们希望藉此把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一切有关《红楼》人物的重要论述、说法,无论是非曲直、嬉笑怒骂,只要是形诸文字而自成一说的,都尽可能选录进来,并在各卷之末附录有关论著的目录和评论家索引。这是一套脂砚斋以来世代“红学”家们论说《红楼》人物的名语集,一部今人赏鉴、研究《红楼》人物入门书。其用在“乘一总万”,使《红楼》人物学史上百家之说打破时代、书刊、收藏者等时空的分隔,在最精要之点上成零距离接近,给向往或走进“红学”的人们信手拈来,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方便。为此,我们最初确定了一些有关本书编纂的基本想法:

一是《红楼》人物论虽历时二百余年,后先相继,言人人殊,但从后世包括今天通观而言,不啻是一次共时空的会话,只有与众不同才可能有历史和学术的价值。所以,我们选录的标准,不管是什么人,只看其议论谈说是否具有个性和特色。凡自成一说者,即本着“存在即合理”的原则择要录入。但是,虽然“红学”天下滔滔,如此完全独创的内容仍然有限,从而向来《红楼》人物论,大量只是对

某一成说或补证、或引申、或修正、或批驳之辞,所谓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者;而且不必讳言,还有许多有意无意重复他人,甚至完全没有内容的东西。为此,我们必须细心辨别哪些是空话、套话、无用的话,哪些才是前所未有、未至的观点、论议或提法,特别是哪些才是真正学术的增值,以披沙拣金,去粗存精,节录为本丛书的条文。

二是虽然通观而言可以视《红楼》人物论为共时空的会话,但在事实上,每一具体问题的讨论,每一说的提出、发展、修正或被否定、替代等,都有自己的历史。因此,选编如何体现这一历史的过程,即准确判断和显示某说谁为首创,后续依次有哪些人对该说作了诸如补证、引申之类的工作,都是我们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的做法是在确定有关某一人物的某一类(分类问题详下)条文后,按条文所出自原作出版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时间不详的则参考前人选录、引用的情况为之确定在排序中的位置,以期尽可能正确反映有关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是作为一次共时空的会话,历代《红楼》人物论当然不乏专为一人从一面说的,但更多情况下是把《红楼梦》中男男女女和一人的方方面面总说或联系、比较着说。选编中因为每卷只集中于一人,一人之下又再行分类,必须把原作总说或联系、比较着说的文字“拆”开来,分置于各卷(人)各类,就需要细心体会论著原作者之意,节取恰好是关于此人此一面的论述,同时还要尽量使各卷之间能有所照应,以便横向的通观。

四是本丛书选录资料的下限为2004年底,各卷之末都附录了此前有关人物研究论著的目录和评论家索引。研究论著目录所收录的范围,除该书引文的出处外,还包括相关的论文、专著及资料书。在编排上,以发表时间为序,每时间

段又按杂志论文、论著或资料书的相关章节、专著或资料书三种情况分别排列。这样虽然未能把有关《红楼》人物的论著都包括进来,但也大致接近于全备了。评论家索引收录该书引文之述者姓名,以原书(原文)作者或评论家署名立目,以姓氏字母为序,姓名后罗列其在书中出现的页码。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现代读者,我们将引文中显明的错别字和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用字进行了改动,同时将引文中出现的《红楼梦》回目序数统一改为汉字数字。

我们在选编过程中努力贯彻这些想法,希望本丛书能提供关于《红楼梦》全部重要人物研究的基本内容与信息,各卷能显示有关某一或某类人物的各种成说与议论的要点及其变迁之迹,以帮助普通读者比较方便地知道《红楼》人物学史上有过哪些严重的分歧,精妙的见识,以及奇谈怪说;帮助初学者比较方便地了解《红楼》人物研究,进而把握整个“红学”文本考证与义理阐释发展的过程;至于说对专家也还会有些有用的话,则大概可以作《红楼》人物学史上“蓦然回首”的便览。

我们为本丛书设定的这一目标,使选编者虽然仍不免“剪刀加浆糊”的嫌疑,但实际上已变得不比普通的编著轻松多少。单是资料的搜求,编者们除了分别在所住济南、上海、曲阜等地充分利用公、私藏书之外,还有几位不得不于去年冬天,冒了严寒,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借阅摘抄。而丛书体例的不断调整与确定,以及各卷的具体选编,也都曾颇费斟酌,几乎每一卷都数易其稿,以求更加准确和切于实用。尽管如此,本书仍会有不当之处,特别是难免遗珠之憾,只有敬请读者专家批评,以便将来有机会时加以补正。

本丛书编纂首先要感谢古今《红楼》人物学家,特别是入选本书的各位作

者。他(她)们辛勤的劳动,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其次要感谢北京、上海、济南、曲阜等地的公私藏书家为我们提供方便;最后却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顾青先生的选题策划和对我们的信任!感谢责任编辑樊玉兰女士的悉心指导和多所赐正!而与各位编者合作的愉快,在本人将会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杜贵晨

2005年5月27日序于泉城三易斋西窗

前 言

林黛玉是《红楼梦》最中心的女性人物形象。作为“木石姻缘”中与“美玉无瑕”相对的“阆苑仙葩”，林黛玉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甚至使不少人梦绕魂牵。随着《红楼梦》的走向世界，这一形象也越来越为各种不同肤色、文化的人所了解。她的美艳，她的灵慧，她的纯情，她的眼泪，她的悲剧命运……乃至她的病态，在她的崇拜者眼里，无不被认为是一种美；然而又有喜欢甚至崇拜林黛玉的人，思想着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美人，却并不愿或不敢娶以为妻。这样一个悖论似毫无理由，却集中而突出地表明，林黛玉在许多读者、研究者眼中，就如一首深邃而朦胧的诗，一个猜不透的谜。

自有“红学”以来，这一形象就是研究者阐释的中心之一。除脂砚斋等清人大量的只言片语之外，笔者粗略统计，从1912年至今，公开发表专论林黛玉的文章就有600多篇。公开出版的专著虽然不多（仅有香港千代出版社1948年2月初版的阿印的《林黛玉之死》和香港三联书店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同时出版的吴晓南的《“钗黛合一”新论：〈红楼梦〉主要人物结构关系研究》），但是几乎所有的《红楼梦》研究专著和其他有关《红楼梦》的书籍，甚至中国小说史、文学史教材，都有论述林黛玉的内容。由于这一形象的复杂性，还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动不居，研究或评说者的立场趣味有异，研究或评说的角度方法等等的不同，得出的认识或看法自然也就千差万别，套用西人论哈姆雷特的话，可说

“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林黛玉”。本卷所汇编的,就是二百多年来红学家与红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有关林黛玉形象认识与看法文字的节要,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索隐研究。旧红学的代表是索隐派,时至今日,红学虽经几变,索隐派或索隐的研究仍然不绝如缕,新说时见。与对贾宝玉等形象的研究一样,索隐派对林黛玉的研究也集中于探讨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和影射。本卷收录迄今这一人物原型的说法约有二十余种,而分为两类。一类是女性说,即林黛玉的原型为某某女子。具体有纳兰性德所爱绝色女子说、纳兰性德的夫人说、董小宛(宛)说、孝贤皇后富察氏说、曹颀的表妹说、李香玉说、红玉说、竺香玉说、作者青少年时代的恋人说、巫山神女说、林四娘说、秦可卿说、李绛玉说等等;另一类是男性说,即林黛玉的原型为某某男子。具体有纳兰性德之上客说、曹颀说、曹雪芹本人说等等。有关林黛玉影射的说法也接近十种,如朱竹垞说、胤初说、方苞说、和雍正争位的皇子说、郑成功说、史可法说、王鸿绪及明臣降清者说等。然而从《红楼梦》的实际来说,这些说法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如钱静方《红楼梦考》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二、道德评价。早期的红学研究,习惯上把黛玉作为一个现实人物进行道德伦理上的评价。因黛玉之艳冠群钗的美貌、聪明、才华、纯真和痴情,人们对林黛玉充满偏爱和同情,纷纷礼赞她宽厚、诚实、“憨媚有姿,雅谑不过结习”、“爱情之纯挚,心地之光明,品行之诚慤,胸怀之皓洁,真正不愧情界中人;抱恨而

死,所以可伤”……却又不满她的体弱多病、好弄小性儿、多疑善妒,指责她“不善周旋”、“多心”、“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一味捻酸泼醋,更是蓬门小家行径”,不愿娶之为妻,甚至发出“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的谬论。因为黛玉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封建礼教,在某些人眼中是恶的。后来,王国维探讨黛玉的悲剧原因,也认为是道德因素等:“由此种种原因,而宝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种研究方法依然是感性的,并未把黛玉作为艺术形象来分析,缺乏对作家艺术创造性和审美思想的探讨。

三、典型内涵。自20世纪50至70年代,红学对林黛玉的关注较多的是这一典型的阶级属性与性格内涵,最具代表性的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说。此说自李希凡、蓝翎等人于1954年提出,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应运而行,其后二十余年,为各种教材、专著和有关文章所沿袭传播,几乎成了定于一尊的结论,而难得有不同的声音。当时鲜见的不同意见可以何其芳《论红楼梦》为代表,他认为“至于林黛玉性格的特点,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那就未免也过于笼统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82—83页)。当时对“叛逆说”的批评,对林黛玉的研究是一种丰富,对黛玉典型性格的分析也是一种完善。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黛玉的典型性格和意义。从婚恋观和生活观上说,她“任情任性,率真自然,执着地追求爱情和艺术,渴慕自由,憧憬那诗的、美的理想的天地”,表现出她的思想美和性格美。从社会观上说,其典型意义在于她是一个“在‘人’和‘人性’上具有了觉醒意识的进步形象”。更有人提出,就爱的内

容和方式来说,黛玉在主观思想上并不是“叛逆者”、不是“一位反封建的觉悟女性”。这对此前的黛玉研究,起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纠偏,对黛玉性格则是某种程度的逼近真实。

四、审美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输入,林黛玉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尤其是对这一形象的文化美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学者们从才华美、性格美、人格美、情操美、坚贞美、自然美等各个方面,肯定了黛玉独特的审美价值,分析了其深层的原因。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黛玉“背后站着一整个人物的系列”,“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凝聚着“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完美样式”,是“悲剧心理和传统文化陶冶出来的人物”,代表着道家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美文化的结晶。有的则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黛玉的孤独、自卑及其超越,从哲学层面透视了其存在体验和生命意识。这标志着学术界对林黛玉的研究走向深入,视野更加开阔。

总之,对林黛玉的评价和研究明显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总体趋势是将黛玉由现实人物向艺术人物过渡,再向文化符号过渡,越来越向深处开掘。然而红学中任何人物的研究(包括林黛玉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林黛玉这一人物研究所体现出的研究观念、方法与侧重点等方面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林黛玉之死的研究。黛玉之死,是全书一大关键,最惨烈动人的情节,历来受到学者们高度的关注。结合版本、脂批等,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此形成各种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从曹雪芹原作黛玉之死可能的时间上说,先后提出的有死于宝玉宝钗婚前说、婚后说、八十回后不久说、春末夏初说、中秋月夜说等;从死的

方式上说,有投水说、悬梁说、泪尽而逝说;从死因上说,有“死黛玉者黛玉也”说、死于人品才情说、死于恋爱失败说、死于贾府的顽固贵族集团说、死于一次突发的事件说、死于“性格的缺陷”说等。此外,还有研究者对黛玉之死的主凶、地点、动机、意义等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虽然没能取得统一的认识,但是,无疑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加深了对林黛玉形象的了解。

二、与红楼人物的比较研究。贾府和大观园就是一个小社会,人物众多,人际关系复杂。正是在红楼人物的比较之中,黛玉的独特性和鲜明的个性才凸显出来。首先是与宝玉的比较,对他们的主从关系、同异、对待爱情的态度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有人认为二玉都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也有人认为,二玉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二玉的人格不同,黛玉为自恋型,宝为谦卑型,因此造成爱情的不对等性;又黛玉渴望灵肉合一的知己之爱,欲借爱情摆脱人世的纷扰;宝玉则追求灵肉分开的爱,欲借与其他女儿的爱衬托出与黛玉的爱更加美好。其次是与宝钗的比较,包括善恶、美丑、真伪、同异等在内。钗黛优劣的讨论,是红学中聚讼最多的问题之一。形成的主要观点有扬黛抑钗说、扬钗抑黛说、黛钗并褒说、黛钗并贬说、黛钗不分高下说等等。影响最大的当推“黛钗合一”说,即钗、黛各自的美风格不同,可以互补,合之则兼美,分之则两伤;但是,针对这种主流的认识,也有人相反地认为黛钗矛盾对立而不可能合一。这一比较研究经历了从道德层面再到美学层面的评价过程,可说日益客观、深入。另外,黛玉与妙玉、与湘云、与晴雯等人物的对比,也时有论述出现,体现出研究者在这一课题上宽阔的视野。

三、与外国小说人物的比较研究。随着《红楼梦》的走向世界,黛玉早已不仅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把林黛玉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进行比较研究,更能体现出黛玉所蕴含的独特的东方文化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黛玉与简·爱、安娜、道纳母、克拉丽莎、娜塔莎等进行比较,探讨与这些作为世界性而又出于中西不同文化传统女性形象的异同。这是林黛玉研究在新时期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毋庸讳言,目前这一角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取得的成果也还不够丰硕富赡。

作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林黛玉研究是随着红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红学的深入而深入的。因此,一方面林黛玉研究的成果与经验丰富并促进了红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从林黛玉的研究史、接受史也可以看出一部红学历史的进程。因此,本卷在遵循丛书总要求的前提下,选录条文以有关林黛玉形象本身的论述为主,也适当兼顾了有关比较研究的内容;内容分类则从黛玉研究的实际出发,凡重要之点都尽量单列出来。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本卷的选录肯定会有遗珠或偏宕之憾,分类和类序的说明也或有不当,以及其他方面的不足,盼读者不吝赐正。

编者

2005年5月15日于曲阜师大

目
录

